



山地上的粉红色浪漫
都市中的人生变奏曲

绿洲遗梦

楚原著

花城出版社

人生沿着什么表现形式，却是运动，而且是理想的永无止境的运动。文字表现人生的理想境界，就是人性的事实。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美好愿望，以及人性的巨大潜力的发挥起来的期望与现实的可怕期望。许多个世纪以来，无数的文字家们以他们的汗一巨著，证明了他的不遗余力的成功追求，和有关这无尽追求的价值所在。当然，与那些巨著相比，《绿洲噩梦》甚异于《绿洲三部曲》，也许是不足挂齿的；与那些成功的伟人相比，作者可能是志大才疏，及其渺小的，但是，这种努力尝试的愿望和毅力，却是自觉善良且可贵的。从出发到目的之中，在起差与终差之间，人生每一感人之处，不是愿望的美好，也不是理想的美好，而是愿望与理想追求中的过程、经历。

过程和经历才是人生最宝贵的。

于是，捕捉生命过程的认识，揭示人性所能发展的这一承担，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每一个甘心承担重担者的肩膀上——我只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而已，这种善良愿望的形成，就正如

人们为爱情遭受的痛苦是世界
上真正的痛苦。因为那来自于生命本
体……

——恩格斯

• O •

我以下叙述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秀山丽水的粤北。

山旌晃粤北，古往今来，经贸差矣，可是人杰地灵。纵横五千年，文的武的忠的勇的古的今的，这儿人才济济。这儿，是锻炼人的熔炉。那狭窄的天空，那此起彼伏的山麓，那摩天巨擎横贯千里的石灰岩屏障，那绝壁高悬奔腾而下的瀑布，那漫山苍翠欲滴的原始森林，那弯弯曲曲波光粼粼的小北江，那山地上独领风骚随风摇曳的丛丛玉米林……那迷人的景致，风也迷人，水也迷人，山也迷人，土也迷人，人也迷人……那小北江河湾的绿洲呵，最最迷人。

“我在那儿贡献了青春，贡献了爱情，贡献了珍贵生命的一部分……”

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他用略微惋惜的低调语气对我说。
他，姓古、名今。

现在，他疲惫地坐在我的面前，有点儿像刚刚周游了世界。他脸上写满了许多的无奈，心思实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之中。我尽管力图用眼神向他表示着，我希望能够分担他的痛苦，其实毫无作用，他已经整个地回到了过去的梦境之

中……

古今有一头粗壮的墨黑的头发，戴一副黑色秀郎架的近视眼镜，衣着整洁但质料不十分讲究。他国字脸感情很丰满，鼻梁高挺，下巴圆润，嘴唇厚实不肥。我想：假如他不是讲述着他那些伤心的经历，倾吐着他的苍桑之感，我们只从他的外表看去，一定不会轻易相信他的确已过而立之年。我相信：他之所以能获得多个女子的青睐，其中的缘故绝不尽在他的那一副“娃娃脸”，还有他的文质彬彬的气质，及斯文却不失强壮的体格，这些都是他被她们所爱的原因，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只有女性们才能明晓的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与古风恋爱失败的缘故，我不会调回这个让我不愿意亲近的城市来。我一心一意想在那个山城，建立一个属于我和她共同拥有的家。尽管，我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们都在这儿，而且，我年幼的‘女儿’也在这儿……”

古今的叙述是十分传奇的。

在他的讲述中，我经常中断他的话语，慎重地对照故事发生前后的时间性，以及那些事件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并且试图通过诘问，考察故事中那些感人细节的可信程度，结果都没有成功。坦率说，在几番的尝试之后，我打消不必要的疑虑，相信他告诉我一切的目的是善良且无可置疑的。

“古今，您虽然擅长新诗创作，但是，如果您自己亲自执笔把故事写出来，或者比我这个局外人写得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加容易使她回心转意……”

我试图最后一次说服他，尽管我已经准备了接受他的请求，并且也有了写作的冲动和足够的热情。

他却还像原来说的那样对我说：“到了这个时候，我和她的误会之结早已牢不可解，单靠我们自己，确实无能为力了。况且，我一定没有您写得那么客观的。”

“可是，我将要重新接触许多的有关知情者，这……？”

“我不但全力支持您，而且绝对毫无保留地提供全部的原始素材、尽所知提供找到他们的线索……”

为了帮古今完成他的心愿，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在一年的时间里来回跑了许多地方，包括粤北的韶州市和日州市，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市和深圳市，甚至古今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里度过的古榕镇。故事中一些事件的知情者和书中的人物，在我一再保证不将他们的真实姓名告诸世人之后，他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写书过程中必须获知的人物遭遇和各种细节。

现在，让我还给这个故事的本来吧——

• A •

就在那个周五之夜。

你我钻探着黑黢黢的板块，钻探着没有空气的空间，钻探着世人的甜甜酣梦之缘。这是哪儿？怎么是一个从不相识的世界？

你我共醉。

这世界，刚刚地震，余震未消，在晃在抖在浮在升腾在挤满金的银的铜的铝的铁的忽轻忽重的星的月的太阳的光。一支歌一会儿很遥远声音很小很缭绕很温馨，一会儿很近很大声很沉闷很恶心，一会儿可亲可爱可观可望可怜可恨可疑

可笑可惜可喜可是……？醺醺然的大脑。茫茫然的四目。飘然的两心。

你我同眠。

朦朦胧胧，很朦胧朦胧，天朦胧地朦胧，外朦胧里朦胧，空间朦胧氤氲朦胧，我朦胧你朦胧，事出朦胧万事朦胧。

你我迷惘。

你诱惑了我？还是我诱惑了你？

在梦中？在空间？在泉眼边？在溪流旁？在田园？在山岗？在峰巅？在悬崖？在深渊？在海洋？在碧波？在绿洲？在九天宫殿？在十八层地狱？

你我的思绪如天马行空。你我的情感，那刀枪剑戟，相互拼得血肉淋漓……之后，你我迷迷糊糊，沉沉入睡……

那周五那会议那聚餐后的那一次对饮，你我在酩酊大醉后，发生了这般痴迷不悟，这样八辈子也忘不了的事……

古风，我深知，你这辈子也和我一样，无法忘却那个长长的美妙夜晚。

我把那个夜晚，像镶嵌一幅珍贵的图画般镶嵌在心的壁里，让它至今仍旧经受得住外间的任何风吹雨打、炎日暴晒。那个夜晚，是一幅意境深邃、诗意盎然、情调浪漫、温馨万干的“中国画”；那个夜晚，是一首表现手法抽象、表达语言精炼、感情色彩真切明朗的“当代诗”；那个夜晚，是一支抒情达意，音韵通透优美的“爱情进行曲”！

那是一个开始影响我俩一生的夜晚……但是，那个夜晚的一切，却是从那天市文联召开的青年业余作者座谈会以后开始的……

那天的会议，由分管全市青年作者工作的我主持。会议虽然只有几十人，但也显得济济一堂。

宣布开会前，我习惯地扫视了一下会场，竟意想不到我俩的视线产生了“触电的感觉”——彼此之间的目光发生“碰撞”、“撕咬”和“胶合”。我初初见你，就被你“新鲜的形象”粘贴，被你撩拨得心里痒痒，被你激励得无比振奋。

古风，我没有丝毫的朦胧感，我切实地感到了你，是我这个孤独旅人跨越荒漠的支撑拐杖、生津源泉、雪中暖炭……不，你不是任何一般的事物，你是精神，你是动力，你是可以相倚的旅伴。

由于我刚才做了一个“静场开会”的手势，此刻却在“痴呆停顿”中，引至大家不约而同的把视线注视我，并且都在试图地寻找着我的“视线落点”。我赶忙宣告开会，匆匆把麦克风的位置，让给在桌下狠狠踩我一脚的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尤文，以掩饰你我的凝视，掩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窘态。

古风，你使我这个离婚后戴着“灰色眼镜”看女性，不敢随意放任情感的男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感到了心情爽朗、口若悬河、超然洒脱……我把这一次的会议议程，处理得有条不紊，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出色。

谁能躲避能逃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视——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来形容你我凝视着的细节。即使，把我那台内置 WPS6.0 版本的微机联想用尽，把我脑海里沙滩的所有如细沙般的思维细胞耗完，也告无能为力。我已然无法再次重新描述、表达那个时刻中，感情跌宕起伏的波澜。我想也无法用哪一种单一或交叉的颜色，展现那震颤悠扬的诗的心仪意境——那场景：目光，是熔融的激光，是一条白热、

火红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彼此互相拓展着对方的心地、贯穿着对方灵魂。那目光，如核爆的冲击波以无以伦比的力量，荡尽对方坚固的自尊，坚固的每一道个性的防线，坚固的“排斥外力”的城堡。那目光，是抚爱无边的温柔，以千丝万缕缠绕着对方，把两心纠缠，纠缠得完完整整，紧紧密密……使你我因而醒悟——亢奋——动情——迷失——依恋！

我在主席台上研读着你：一双晶莹的眼睛，忽闪忽闪，时而温情脉脉，时而随着那聪明的头颅，像倾听又像思索。我以陌生的目光读你：像虚心的学生、是个羞答答小心翼翼的少女——你心灵纤细、聪慧。你与时下女孩们的打扮大相径庭：那用绿白相间的胶圈随意束着的一束秀发，如墨瀑，飘洒自然；那碎花桃红的连衣裙，扎一种稍宽的松紧式黑腰带，穿肉色的丝袜，一双雪白雪白的皮料秋鞋，样子既鲜艳又不夸张，朴素又挺有韵致。特别是在你我相视时，你的目光中透露给我的“热情的温馨”，与你外在“学生型”气质的反差对照，让我感到在你的感情世界里有一片诱人的绿洲，有嫩嫩的细细长长的草色，也有点点粒粒红红的草莓。你是我这个孤身跋涉者的无限风光无限世界。

你的眼睛，仿如秋水，仿如晨星，仿如宝珠，一左一右，她们正把凝聚着的、挥发不尽的光彩，迸射着我——我没有躲避你的目光，而是迎上去，也紧紧地盯住你。

我很茫然：因为不知您姓甚名谁？

会议，在你我毫无顾忌的对视中，继续进行着。至于龙副主席、以及市委宣传部的元副部长和其他领导，都作了些什么指示，讲了些什么重要的话，我都茫然不知，我只清楚记得：你当时坐在会场居前的位置上。

我不知自己的表情失态。你后来告诉我和形容我，说我当时一副傻样——“傻瓜蛋”的美称，由此而来——“聪明蛋”是相对“傻瓜蛋”而来的。

相视，使彼此都领会到对方的心思——您好——你好——我俩终于相见——我俩一定会相识——我俩已在相爱！

会议议程进行到分组讨论的时候，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很自然就把你我连在一起——彼此居然毫不害羞，也没有一点儿陌生的感觉，而是非常默契地点头打着招呼，并肩离开了会议室，在走廊上一起向分组讨论的地点——创作部走去。

在门口，我问：

“您……？”

“古风。不用问，您一定是古今！”

“是的。您是写散文的。您的《河里的大石头》和《心园》，题材很新颖，主题的开拓也很深隽。”

“那是因为您的修改、润色。不过，挺适合我的创作意图，同时拓展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我真有点担心我的钝笔，破坏了原文的题意呢。”

“您太谦了。对了，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叫老师吧，我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叫哥嘛，我同胞的就有两个。叫……？”

在快落座的时候，你我已经像很熟悉的朋友。你还在大胆地正脸审视、询问着我。

“就叫叔吧。”我坦率地说。

“叫叔……？不过，您的样子和您的气质有点傻傻的，OK，就叫您做傻瓜蛋好了！”

“啊……傻瓜蛋……？！”

我惊愕。我想：这般的称呼应该是昵称。当你意识到我的吱吱唔唔时，霎时，你脸上的色泽红润起来。这时，我俩已经一起坐在创作部的长沙发上了。酝酿讨论议题的时候，我俩又很自然地接上话题。

“您不是‘本地姜’吧？”

“不是本市的，但是本省的。”

“本省的也不算‘本地姜’啊，难怪这么辣！”

“您这嘴，也不淡、还挺霸味的呢！”

“是咯，你们广东人，喜欢把湖南以上的人，都说成是‘北方人’，并且，认为凡是湖南以上的‘北方人’，都一律爱吃辣。所以，我这个湖北人，自然也就成了‘北方的辣女’啦！”

“这么说，您也是我们湖北人喽？！”

“我们湖北……！？”

“没错啦，我们原来是老乡咧！”

“对啦，您姓‘古’，我也姓‘古’，我俩五百年前是一家咧，都是‘古家’的后人呢……”

“怎么说呢，对也不对，不对也对；我不像您，我并不姓古，‘古今’只是我的笔名而已。再说，我并不完全是湖北人，也不完全是广东人，怎么说呢，一半一半吧。”

“唔，我是纯粹的湖北人；您、您是‘湖广杂优’！”

“您还挺能赞人咧，‘杂优’……？您怎么不说我‘劣’……？”

“你‘劣’吗？”

“我……我……我……”

我抓抓头皮，觉得说着说着，两人的意识思路都钻进“牛角尖”里去了。而且，我分辨得很清楚，你对我的称谓，

已经从“您”转变为“你”。我再瞅瞅你，你的头微低着，脸色粉红粉红，比起刚才更加红润了。

“……”

这时，你不吭不响，倒使我感到了有些压力，反而有点喘不过气来。单方面说，我感觉我的思想、意识，不应“往那方面”去。然而，我俩一起钻了“牛角尖”，一起“往那方面”去了。

分组讨论完毕，我不知从哪儿来的胆量，怯生生问你：“您……你……你、你，今晚有空吗？”

天啊，我问完之后，立刻感到后悔莫及。我闭上了双眼，渴望听见你的肯定的回答。可你仍旧不吭一声。我哪会不硬撑住脸皮，哪会不硬睁开眼睛哩！这下子可真好，我的心“轰隆”一声炸得巨响，我的眼睛“嘹嘹”的霎时大发亮光：

你点着头。

我瞅得清清楚楚。

• B •

如果，不是在会议后例行的晚餐桌面上，我被领导、老文人们赞扬了几句，说我工作得力、年轻有为的话；如果，我没有在他们的拼命劝说后，破戒喝了几大杯啤酒的话；如果，不是这天的青年业余作者座谈会的话；如果，不是这会上，你我那几分钟的互相凝视的话；如果，不是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俩那侃侃而谈的话；如果，不是你我的心……我……我想……也许，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就不会增加那么多曲折，也不会增加那么多不幸；如果，我不是一个已经离异的单身汉；

如果，你我对文学创作的爱好并不相同；如果，你我没有那么多可怕的共同语言；如果，你我……我……我想……也许，如果……

不！不不！！哪来的这么多也许？哪来的这么多如果？？哪来的这么多的我想???

难道，这些“也许”、“如果”、“我想”，就是我俩的缘份，就是我俩的命运？

可是，在我二十多年坎坷的生活旅途上，在我近几十年来的处世经验中，我从不信服人的生命进程会有什么注定的安排，既定的站台。我只相信客观世界中，万物都在永恒运动着的真理。

我倒是要感谢那次的会议晚餐。

那次的会议晚餐，作为作者之一的你，顺理成章地在酒店的大堂上等我。说真话，你如果不等我，我可能已把约会忘了。我离开饭桌的时候，因不胜酒力的原故，一站起来就感到头重重的，自己也觉得有点醉了。然而，我在大堂上一见到你，整个人就浑身是劲，头脑也清醒了许多，连脚步也稳当了一些。不过，我还是拍了拍头，抹了抹脸对你说：

“真对不起，我喝多了！”

“没醉吧？平常也爱喝两杯吗？”

你很坦然，但也带点挖苦的味道问我。

“没那回事。我这人，一般都滴酒不沾。哎呀，不过有时真的很难为情的，不应酬应酬别人，又好像一点礼貌也不讲似的。就这样，做人就这么难，有时真的不能不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你说说……哎呀，你好像有点生气了吧？”

我在为自己分辨之余，觉得鬼使神差，我好像挺重视你的感觉。

“走吧，傻瓜蛋，别让人在这种场合，看见了你的傻样子了！你看我会这么小气吗？”

“唔，还可以。不过，作为我的……”

说着说着，我差点说漏了嘴。幸好，我到底没醉昏，还能把“女朋友”几个字，吞回肚里。

“作为‘你的’？作为‘你的’什么？”

你紧张了一下子，但很快又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问。这时，你我已经踏出了酒店的大堂，漫步在夜色下的绿茵上。

我拍了拍肚子，说：“你瞧，话都吞回肚里，还能又吐出来，让它重见天日么？”

“看不出你还真油嘴滑舌的。”

“这你倒是看扁人喽。你想想，我们这些整天舞文弄墨的人，哪一个不能要两下嘴皮。嗯，对了，你是干档案管理的，如果，你不是也爱好做文章的话，你的嘴皮子，能有这么跳皮吗？”

“那可不一定！”

“这当然。世上的事物，许多都不一定是绝对的。”

“这可不一定……。”

这时候，你我已经处身于街灯的彩光下。不知在什么时候，我俩的手已经拉着，俨然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在南方的粤北山区，这座美丽的新兴的工业山城，街头的景色，是繁华而神秘、美妙而迷人的。过去，街道上的建筑，几乎是清一色的临街围墙，或一扇扇的大铁门，它们把自我与别人，分割得清清楚楚。十年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

了它本来的面目：幢幢高耸入云的大楼，栉比鳞次，它们以各自矗立的特色、以各自独特的设计，充分地显示出各自的个性，使临街的建筑，起了一个质的变化：鲜明的个性对比，但却能互相融成一体。

今晚，街道上的灯光，格外地妩媚动人。它们，一些掩蔽在高大的棕榈树丛，一些傲立在草坪上，一些投射在较为低矮的香荫树、柳树、梧桐树上，一些整齐地排列在各种楼宇的门楼下……它们，以各自的姿态，以各自的色泽，放射着各自不同的、但又互相交融一起，影射着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光芒。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容身于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的你我，仿佛是一对结伴的鱼儿，游戏在闪耀的街灯光芒的浪潮上。手携手，沉默漫步的你我，渐渐地不知不觉的，在这样的氛围里靠拢得更近更紧，更加密切更加贴心。这时候，你我之间微妙情感的交流进展，一切都在彼此的不言而喻之中。这时候，你我没有一种紧迫的心理，也没有某些紧张的心情，双方都感觉着对方的安详、快乐心态。你我都没有表示要往哪去，或是要向着哪一个目的地迈进。

“如今，方兴未艾的夜生活，使人们于工作之余、于紧张节奏的闲暇，在心身方面，获得、享受到一些刺激，一些情趣……”

“健康和低级的，都混杂在一起，简直是一个珠目混淆的局面。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我笑笑。因为，你我已经切入到社会上，时下较为敏感尖锐的问题。

“你所指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存在着男女关系的不清不楚……”

“不清不楚？”

“难道不是吗？你看，现在在街上结伴而行、携手而去，或在草坪、花丛间拥抱与接吻的，抑或在发廊的暗房、酒店的包房里的红男绿女，有几对是真真正正的情男情女，或者是真正的夫妻关系的？”

“你好像有很多的感触？”

“你呢？”

“我……？我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一向都看得很严肃。不过，这问题怎么说呢？严格地说，你刚才所强调的，只是两性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男女关系所包括的其它问题。在男女关系的范畴里，‘两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男女关系中包括：朋友关系、同志关系、情人关系、夫妻关系、两性关系等等。至于‘两性关系’，说明白点，就是‘两性之间的肉体关系’。涉及‘两性关系’方面的问题很多很多，它主要以‘广义的男女关系’和‘狭义的男女关系’来区别。‘广义的男女关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它具有‘普遍的属性’；而‘狭义的男女关系’，它却需要具备‘特殊的属性’。比如说……”

“你真把我当学生啦，左一个比如，右一个比如，你还有完没完？”

“哎呀，这可是你问我的问题……”

“你对男女……哎呀，不说了！”

“怎么啦，把话吞回肚里了？”

“是呀，这叫做‘以牙还牙’，‘自卫还击’！怎么啦，准你吞，就不准别人吞？”

“好，好，那我俩就一起来吞！”

刚好，我俩来到“西西里”酒吧前。也许是晚餐的时候，喝多了啤酒没吃饭的缘故，我的肚子在这时候叫嚷起来。

“你……还想喝？”

“我肚子饿了。”

“那好，干脆，我跟你喝个够！”

“你？你……跟我、喝个够？”

“怎么，不信？”

“不是不信，”在山城官场上呆了几年的我，大小的场面也见识过一些，我知除非女人不喝，喝起来的话，一般都比男人强。“可我……”

“你是男人不是？要不，就是你瞧不起我的酒量？”

“我……我真的很少很少……”

“杜康”于我是陌生之物。对于快三十岁的我来说，喝得酩酊大醉只有过两次：一次是当我知道，我的亲生的父母，并不是养育我近二十年的养父母的时候。那次的我，出于一种急需拯救茫然、空虚的心灵，于是不顾一切地奔回学院商店，买了一瓶“五加白”，边大灌大喝，边跑向校园的深处，并醉倒在草丛中直到第二天的中午，被烈日晒醒过来。另外，就是和你那一次。

那次的大醉，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你我也确实是因为沉浸在巨大的心身的快乐中，因为一种如遇“知音”的幸运感，和你我“闪电式”的狂恋……

“西西里”酒吧里，粉红色灯光、桌上的鲜艳的红玫瑰、

馨香四溢的“香蕉船”、浓浓可口的“雀巢”、“意大利烤猪扒”、“美式炸鸡腿”、两瓶“XO”……然而，这些并不表示什么，只能佐证：你我在身心陶醉的状态中精神狂热，而心灵却有着无比的空虚感。那一夜的醉，无论是它后来所结出的是苦果、抑或是“仙桃”，但都是你我“曾经的拥有”，不，应该是“今生的拥有”！不必讳言，那是一次“充实”的醉，一夜“充实”的经历。

因为夜晚朦胧
因为街灯朦胧
因为酒色朦胧
因为人生朦胧
你和我
狂恋在朦胧中

你的温柔似水
我的浓情如火
你和我
因为心灵相通
你和我
共醉酒吧中

水火相融
心身相拥
因为这一夜
这一夜狂欢